

醫心盜樂

陳維斌

懷著一顆深沈與謙卑的心，醫者想要在天地之間盜取音樂的真諦。音樂藏在何處？要如何盜取？找到之後要如何帶走？要貯存在什麼地方？成品要如何包裝？如何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另一方面，深沉的心有足夠的深度讓他可以同時在醫學和音樂精進嗎？謙卑的心可以讓他跨過醫學的領域走進音樂的世界嗎？醫者不斷地在心裡反芻，同時他也無法制止自己繼續盜樂的衝動。

醫者搭乘文學之舟，划入音樂之海，他漸漸發現這一片海是如此的浩瀚。他不知道自己能夠制御這條船征服大海，還是有一天會被這片大海淹沒。一天一天過去，從天，從地，從月亮，從雲彩，從海島，從土壤，他終於收集了一些詩詞和音符的碎片，然後再把這些碎片重新組合起來變成音樂。

今天，他第一次要把這些音樂帶到南台灣，將醫心、詩心、樂心全部請託給南台灣的音樂家，期待能夠被滋潤，也滋潤南台灣的天地。

音樂究為何物？藝術價在何處？何以音樂人可以全身全靈為音樂身不由主，何以藝術家可以終其一生為藝術身不顧己？不論音樂或者藝術，所求不過「感動」兩個字。音樂做為身體和感情的媒介，先是音樂觸發感情，然後感情連動身體的行為，「感動」就此成形。藝術則是用感動凝聚而成的迴力棒。感受到的人將感動再送回去給藝術家，如此一來一往逐漸地擴大感動的能量。今年年初台北、新北的作品發表會後，我收到作家蔡珠兒給我的私人信函，她說：「您的作品，召喚出一種瀕於淹滅的美學，台語歌，原來可以這麼舒伯特。深深感謝，謹此致敬。」她的評語給了我最大的能量。

一介醫者理當解決病患身體的病痛，又何必執著於心靈之感動？因為醫者離鄉三十餘年，鄉愁已融入心靈，無可分離。

「故鄉，是遙遠的期盼，是雲彩般的記憶，是剪不所的戀絲。而思鄉，思鄉是靜默中的韻律，是煩雜中的沈思，是我心深處的愛情。」

十幾年前，為了讓旅日的所有醫界朋友能夠一解鄉愁，曾創辦了「旅日台醫人音樂會」，這是當時寫在刊頭的一段話。鄉愁，成了寫歌最原始的原動力，而另一個原動力則是台語母語誘人的胸懷。為鄉愁寫曲，為母語寫詞，造就了這顆「盜樂醫心」。

2008年，有幸在國家音樂廳演奏廳舉辦了第一場在台灣的个人作品發表會，音樂會的標題就叫做「斷層的台語歌集-黑白的彩虹」。這一場音樂會的錄音中的一首「桐花圓舞曲」，很幸運的入圍了金曲獎傳統暨藝術音樂類最佳作詞人獎。令我覺得難得的是一年當中產生的一萬多首歌曲之中，以台語入圍金曲獎最佳作詞的只有這一首。同時另一首「濁水溪溪水濁」則是獲得了雲林縣政府的青睞，冠上了「雲林樂章」的稱號。

如今我回到台灣，鄉愁已解，可是樂心卻是日益壯大。當聽到年輕人努力用台語交談，卻無法暢所欲言的時候，感覺到的是心痛。當許多台語作曲家以「本土」為名，侷限在所謂自然小調的五音音階內而讓台語歌曲博得「感傷」之名的

時候，感覺到的是無奈。我期待會有更多人共同努力讓台語歌在小朋友和年輕人成長過程能夠很自然的歡唱，能夠像美國的福斯特，或是日本的「愛唱歌」一樣，有一些既不流俗又不偏頗，能夠用自己驕傲的母語放歌的台語歌出現，為此，我將繼續盜樂。